

■方水土

刘雨菲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自西汉至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在东瀛湘江的靖港古镇里,一曲中气十足的“东郭先生”的戏腔,每日准点从皮影艺术博物馆的二楼小窗里溢出,成为这仿若时间凝结的古巷里唯一的“热烈”。

1. “浑身武艺凭人舞,满腹文章藉口传”

朱国强,年逾花甲,是家族皮影技艺第五代传人。“我们家表演皮影的历史,查家谱是从……”朱国强挺直腰板庄重地吐出“光绪十七年开始的”几个字。

“我从14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皮影,那是1977年。”回忆起当学徒的时光,朱国强的感慨或许要大于怀念:“那时的人学门技艺,无非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学徒要学三年,很苦。搭台、拆台、挑担子到需要演出的人家去……这些杂活都是我们干。”那时每天早上天刚蒙蒙亮朱国强就要起来“练功”,胡琴、喇叭、练嗓子……一样都不能落下。学徒三年下来没有一分工钱,朱国强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自古以来学什么都是这个规矩。”

当被问到是否还记得第一次登台的经历,朱国强不禁乐了,“那天是公社请我们去演出。”虽已过去40多年的时光,但怎么不记得呢?当然记得!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全国平均每百人才有一台电视机,乡村地区更是缺乏文化娱乐生活,因此皮影戏处在发展的繁荣期。

“当时看个电影都是相当难得的事情,皮影戏也是受人们稀罕。”朱国强从椅子上站了起来,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双臂给我们比划:“一个几平方米的小台子,工作人员在前面排成一排,维护秩序。那天来了几千人,许多人都是走了五六十里路来看戏。必须得靠工作人员拦着,不然台子就要被人群掀翻了!”想起来那天的盛况,朱国强笑得合不拢嘴:“紧张啊,第一次登台哪有不紧张的。更何况我父亲他们对演出那可是丝毫不苟。台下人挤人,谁不小心踩了谁脚,打了起来,闹腾得头破血流。可我父亲他们唱戏的声音一点都不带停,手上的动作一点不带颤。”

如今从业46年有余,朱国强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上了台紧张得什么都还没反应过来就演完了的小孩儿了。每天下午两点半,正是人们吃过午饭,享受午后闲散的时候。朱国强搭建的皮影艺术博物馆里,会准时响起皮影戏开场的鼓声。

朱国强与他的搭档——一位也已年过七十的老师傅,目视前方,无需多看双手便熟练地从舞台两侧的挂架上取下需要的皮影。双手翻飞,映照在台前的皮子影子便有了身形、走位、角色间的相互博弈;手指巧动,影子便有了性格、神采、感情的变换。动物的耳朵、尾巴不能是“死物”,要时不时随着剧情摆动;人物的胡子、衣袖不能是摆设,要时不时捋一下、甩一下。细节的把握是皮影戏永恒的重点,如此,它们便活了。戏台的台子也颇有讲究,选用薄厚合适的木板铺就一方空心站台。每逢剧情激烈处,压低重心用力一踩,振聋发聩。一下子将观众的注意力拉入“影子”的战斗。这是电子扩音器出现前,先祖的智慧。



朱国强在制作皮影人。

刘雨菲 摄

守望皮影的苦与乐



朱国强制作的皮影人。

刘雨菲 摄

2. “请君更看戏中戏,对影休推身外身”

朱国强的皮影技艺愈发得心应手、驾轻就熟,学徒时代的窘迫已成悠远的记忆。然而,皮影戏台前门庭若市的盛况,似乎也随着朱国强技艺的青涩一同远去了。“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吧,(皮影戏)就开始慢慢走下坡路了。”

两位老师傅日日坚守在这个皮影艺术博物馆,日日准时开场演出,一切如故。他们没变,世界却已经改变。一腔热情随着戏腔倾泻而出,几幅皮影依旧在台上飞舞,对着台下讲着“他们”已经讲了千年的故事,却少有人倾听。

“当然有想过放弃,也试过改行,毕竟大家都是要吃饭的。”朱国强说,现在还坚守在这一行的,已经寥寥无几。以前和他一起表演的老伙计,不少都改行去做婚庆喜事了,

3.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朱国强凭借自己多年的从业经历,结合到各处的走访调查,自筹资金收集、整理、出版了200多万字的皮影论文、剧本——《望城皮影戏》,现已有6册。而他的皮影艺术博物馆,是全国第一家私人皮影艺术馆,面向社会免费收徒,教授皮影戏。朱国强的努力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匠人百科”评价他有两个“难得”,分别是“难得有这样执着精神”和“难得有这样古老的吹、拉、弹、唱、雕刻、写、画、操作的能手”。

即便如此,皮影戏的传承依旧不算乐观。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统计,目前全国登记在册的皮影戏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仅有49人。皮影戏,乃至整个非遗项目的传承,还面临着老龄化严重的困境。

“皮影戏保护,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那是真的难,太难了。”朱国强摆摆手:“很多年轻人来我这里报名学习,但能坚持下来的很少。大多是一时兴起,学个四五天。也有不少是学了以后发现这个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简单,就走了。”

朱国强说道:“我们这个东西不是单一的。学皮影戏要学习历史、民

俗、诗词歌赋、雕刻剪纸、吹拉弹唱、操作皮影,你得样样精通。”除此之外对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得有一副好嗓子、一个好记性。

“有一句老话叫‘不看皮影戏,不知礼和义’。在中国,皮影戏是每个省都有,家家户户都唱。在旧社会,好多人没有钱去上学,他的知识就是从皮影戏中得来的。”朱国强讲,自己能一直坚持下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皮影戏的内涵博大精深,越学越深入,越学越喜欢。也许正应和了皮影馆戏台下写着两行小字——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皮影戏的内核思想总结为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一本戏两个小时,从头到尾讲的是真与假、丑与美、善与恶。就是劝人多做好事,不做坏事。”

“现在想来,我父亲去世那年,我刚好三年学徒期满。他走之前给我取了个艺名,叫‘重亮’,就是要我将皮影重新发扬光大的意思。只要我还能干,就会一直把皮影戏做下去。”

两位老师傅不约而同地笑了:“我们这个,不讲退休。”

员,他虽然高学历、高智商,身居特务组织高位,却是被国民党怀疑使用的对象,一言一行都在其“手下”的严密监控之中,在与毛稼轩智斗的过程中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韶山豪绅兼民团头子成月池,看似有勇有谋、气壮如牛,在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面前恐惧、败退,最终被机智勇敢的武装所消灭。警察局长杨敬臣,刚愎自用、狠毒无情而又胸无点墨。剧中人物这些鲜明的个性特征,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和影片思想厚度。

整个剧情逻辑严密,环环相扣。演员的精彩演技在本剧中也得到充分的展示。革命者与亲人、同志和劳苦大众之间血肉相连的深厚情谊得到体现和诠释,很多场景令人泪目。生动、鲜活、极具震撼力和冲击力。这是主角毛稼轩在毛笔上刻下的一句话,也是本剧中最经典、最诗意的台词,洋溢着浓浓的浪漫主义情怀,将本片的主题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它蕴含着革命者对自由和光明的无限憧憬,暗示他们在白色恐怖下所坚守的强大理想信念,寓意深刻。

绝对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大革命失败后,韶山特别支部的党员有的被敌人残忍杀害,有的则分散潜伏成为卧底,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使星星火种得以不断传播和壮大。

“鹿德甫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个坚强堡垒的代称。剧中的“医生”“学生”“狂生”“先生”等也不仅仅是支部党员的代号,他们隐喻了所有被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典型代表。在我看来,甚至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和“韶山五杰”都只是剧情的一个引子,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千百个共产党的坚强堡垒,以及千千万万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共产党员伟大而感人的故事。迫害与屠杀摧不垮他们的意志,党的堡垒在敌人残酷的血腥镇压中愈挫愈勇,日益坚强稳固。

反观剧中反动者的阵容,貌似强大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虚弱、恐惧以及组织内部的内讧和残酷无情。反派主角——国民党南京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沈卓宜,是一名叛变投敌的共产党

■林拔英

再次遇见造物者李路明

蔡测海

李路明忽然空降长沙,约局。时间:2023年岁末某日下午2点。地点:韶山北路鸿铭中心苏菲艺术空间。人物:众生。看展:乌托邦众生。

到场的都是朋友,人数不算多,看李路明的画展,人数不宜太多,人与画,要个安静的地方相处,此刻的苏菲艺术空间正好。在这个艺术空间,行动的人,吃喝,说话,各人自有界限,挂在墙上的画,画框不是边界。艺术的不可言说,是无限的。路明给他这一组画命名《乌托邦众生》。人与事物,要有个名字,方便相与,方便联系。这一组画,在苏菲艺术空间,各有其名。《城市动物》《指马为鹿》《一万年前的对话》等等,正如一个酒会,场中必称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称呼而已。命名可能为某种表征,不是事物本质的存在。事物的初始,是没有命名的。路明的这组称为《乌托邦众生》的数码版画,蓝灰色,中间,过渡,不确定,不给事物一个定语,才是对事物的认知。路明画这些画,他未必设定了某个大题,只是画成之后,命名为《乌托邦众生》。

造物无名,然后录名冠之。《乌托邦众生》是初始状态的一个物种,呈现于众生,一经发现,这个物种也成为众生之一。

在众生中,李路明是艺术家,在艺术家中,李路明是造物者。40多年的个人艺术史,艺术理论,艺术批评,绘画,他一直充满创造的生命力。他的绘画,总有原始的创新,他的绘画,一直处于生发状态,时空之外的一种存在。一种对时空的领悟,对万物的感知,忘形得形,方为造物。

看过李路明的几组画,《云上的日子》,《少年文艺》,再是《乌托邦众生》,回望路明的艺术世界,一派造物气象。高看,有神性,细看,是生命。路明是个对世界满怀善意温和相处的人,这样的艺术家,他的艺术,自然是很人性,还要加上一句:人类性。人性是立场,人类性是路径。那天,在苏菲艺术空间,我想对路明说这一句话,朋友多,忘了说话。

朋友,这个词太抒情。这个词,有时是形容词,有时是动词,不说出来,这个词才是名词。有些东西,不可言说,如李路明的画。



李路明艺术作品。

■苑杂谈

慢慢等风来

王东

“人总有老去的时候,不畏将来,不念过往。”这是古罗马政治家、演说家西塞罗在《如何优雅老去》一书中说过的最著名的一句话,雄辩地描述了如何使后半生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部分。是的,即便老去,也要体面地生活,因为,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电影《硬核老爸》正式上映后,我们做了近20场路演和创作分享会,每场分享后,我都会坐在观众席再看一遍影片,顺便观察大家的反应,有哪几个笑点,有哪几个泪点,为我们下一部电影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每次跟观众交流,都会聊到养老,中国现在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当今乃至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问题。经常有观众会问我有没有想过自己退休后的生活,我都会说:“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这不是一句鸡汤,而是我向往的一种生活状态。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所热爱的,并且做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绝对是一件很热血的事。热爱每一帧,热爱一辈子,因为电影,我成为了一位导演,也因为这份热爱,我的漫漫人生路有了目标,我会一直拍下去,拍到老去的那一天。

我曾在《百岁人生》这本书中读到一个观点,就是随着战争、饥荒、癌症这些威胁人类寿命的东西一个被掌控,我们这一代人大概率能活过100至120岁。按当前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退休年龄,退休才是人生中场,下半场才刚刚开始。

电影《硬核老爸》在创作初期,抖音上一位80岁的“小琴奶奶”拍的一段视频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她80岁,有两个儿女,八个孙子,却没有一个人陪伴,一个人生活很孤独,但她

说自己想得开,儿女也要生活,肩上压力也很大,不要因为自己的依赖,让子女负重前行。我们在筹拍期间也遇到很多困难,但“小琴奶奶”的那段视频给了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后来我们专程接她到剧组,让她在电影里本色演出了自己的故事。电影上映后,“小琴奶奶”兴奋地跟我们说,没想到自己80多岁了,还有机会拍电影,我要做一位演员,演到100岁。

你陪我长大,我陪你变老,这是我们电影传递的一个核心价值观,也是通过“小琴奶奶”这个角色,我们也想传递另外一个观念就是,年轻人在社会上立足也不容易,与其过度依赖儿女,不如重启人生下半场。

电影《硬核老爸》中昏迷了14年的石大龙醒来后,已72岁的他感到与新世界格格不入,他不接受自己余生被安排,于是选择离开儿女,和新结识的空巢老人罗庚、失独老人温水柱一道,三位老人一拍即合,开启了一段小镇体验之旅,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老年生活,在青山绿水中展开互助养老模式。作家马德说过:“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复杂,各色人等,泥沙俱下,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归根结底,自己才是这趟人生之旅的主角,接下来会看到的所有的风景在于自己的选择。

在电影《硬核老爸》中,我们不仅呼吁更多人关注老年群体,同时也传递一种硬核的养老价值观。正所谓:五十,心比天高;六十,风华正茂;七十,宏图再造;八十,宝刀未老;九十,照样行。夕阳换个角度,就是朝阳!

生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因为它根本不知道谁是谁。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老去,是客观的存在和规律。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体面,就是生活的底气。愿所有人,从容变老,静待花开,慢慢等风来。

(作者系电影《硬核老爸》副导演)

■影视观察

刘文彬

看完电影《堡垒》归来,心中感觉既欣喜又沉重。

欣喜的是本剧没有拍成一部陈旧的说教片,这是我目前所看过红色题材电影里最惊险、悬疑,也极具观赏性的一部片子。蒙太奇穿插回忆的现代表现手法,谍战、枪战、激辩、桌斗等跌宕起伏的剧情,革命者与敌人高智商较量的严密逻辑故事,使全片疑案丛生,高潮迭起。沉重的是剧中先烈们那些英勇壮烈牺牲的场景,还有革命者与妻儿、同志之间的温馨片段和绵长回忆,令人荡气回肠,感动至于泣下。

1933年,乌云笼罩着国民党统治



摧不垮的堡垒

下的金山,凛冽的寒风肆虐着共产党的地下情报机构,共产党人“先生”“狂生”“学生”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残忍杀害。潜伏在敌人内部的金山警察分局局长毛稼轩,代号“鹿德甫”,因奋力挽救党内同志而暴露,被国民党特务抓获并严刑拷打。在与敌人斗智斗勇周旋的过程中,他一边机智勇敢地执行任务,向自己的同志传递重要情报,一边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挽救和保护同志,守护党的战斗“堡垒”,使所在党支部得以保全和重生,并使其更加年轻而鲜活,生命力更加旺盛。

这是剧中主角毛稼轩用生命守护的第二个战斗“堡垒”。由毛稼轩的穿梭回忆作为引线,剧情多次回溯到1925年至1927年的韶山,回溯到毛泽东带领同志们在这里创建的第一个战斗“堡垒”——中共韶山特别支部,以“韶山五杰”为历史原型的五名年轻党员,通过组织农民夜校传播革命火种,唤醒群众对新生活的向往,带领当地群众与反动地主豪绅斗智斗勇,从豪绅手中夺粮,与国民党国民党武装展开决

绝的斗争,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大革命失败后,韶山特别支部的党员有的被敌人残忍杀害,有的则分散潜伏成为卧底,同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使星星火种得以不断传播和壮大。

“鹿德甫不是一个人的名字”,它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这个坚强堡垒的代称。剧中的“医生”“学生”“狂生”“先生”等也不仅仅是支部党员的代号,他们隐喻了所有被剥削压迫的人民群众,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典型代表。在我看来,甚至中共韶山特别支部和“韶山五杰”都只是剧情的一个引子,电影让我们看到的是千百个共产党的坚强堡垒,以及千千万万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共产党员伟大而感人的故事。迫害与屠杀摧不垮他们的意志,党的堡垒在敌人残酷的血腥镇压中愈挫愈勇,日益坚强稳固。

反观剧中反动者的阵容,貌似强大的外表之下,隐藏的是虚弱、恐惧以及组织内部的内讧和残酷无情。反派主角——国民党南京党务调查科特派员沈卓宜,是一名叛变投敌的共产党